

烟波浩瀚怒濤澎湃

戴仲玉

青年革命復興運動在福建

閩變之後百廢待舉

民國廿三年（一九三四）閩變發生收平後，陳儀（公俠）奉命主閩政。地方建設，百廢待舉



民國二十二年本文作者戴仲玉先生二十五歲在中央軍校政訓研究班畢業時的照相。政訓研究班為培養力行社高級幹部的訓練機構。

，我接受上級任命，回閩主持青運工作，由軍旅的生活，轉變為組織青年，領導學運，我認定對青年人，應該絕對的眞摯和坦誠，所以對人對事，就是，非就非，絕不運用權術手段，絕不虛事籠絡羈縻。我以哥哥的身分，對待青年學生，關懷他們，幫助他們，

因此，很快的，就獲得青年朋友普遍的支持與信賴。他們把許多不肯對父母、師長表白的心意，向我吐露、傾訴，我誠懇的為他們引導、解說，幫助他們解除內心的困惑和實際上的困難，因此奠定了我和福建青年朋友之間深厚的感情。當年把丹心熱血，投注福建青運的同志們，今日多已年逾知命，其中健在居台的亦復不少，對國家社會，大都頗有貢獻和成就，有時偶爾相聚，燈前夜話，緬懷前塵往事，猶自與感無窮。大家覺得那一段回憶，十分值得珍惜，所以我試就記憶所及，寫成短文，唯一企望的是，能以引發所有青年，毅然以天下國家為己任

，作時代的前鋒，國家的柱石，社會的中堅。青年朋友如能以此自任，有信心和決心，反共復國的大業，必能提前完成，必能順利達到三民主義統一中國的使命。

福建青運的源頭活水

福建是個多山瀕海的省份，山川秀美，文風鼎盛，向有海濱鄒魯之稱。因為歷史文化地理環境的涵濡，福建青年，具有沉穩浩瀚的氣質與襟懷。表面似是文質彬彬，溫雅柔弱，然而內心的堅毅仁勇，却不讓燕趙慷慨悲歌之士。遠的不說，就從黃花崗七十二烈士中，福建青年即有十九位之多，其死事的勇烈悲壯，如林文、林覺民、陳更新、方聲洞等先烈們留下的楷模，增加了福建青年對國家民族的榮譽心和責任感。這一流風衍澤，使後世青年們，有一深厚的體認，正如前國民政府主席林森所寫對聯「古今人寧不相及，天下事尚有可為」，這是何等的胸襟抱負。本文因限於篇幅，僅就民國廿五年到卅七年間，福建青年革命復興運動的史事，做一扼要的敘述：

福建青運的力源，一方面得自中華文化道統與革命先烈的垂範之滋潤與激勵。一方面秉承上層組織——三民主義力行社的策動。力社是一富有革命性的秘密組織，擁護領袖 蔣公，力行三民主義，以安內攘外復興民族為近程目標。工作重點在肅清漢奸匪謀、嚴懲貪污不法、強化政府功能、轉移社會風氣。力行社內部紀律嚴明，所有社員，都要嚴守秘密、健全本身、任勞任怨、不惜犧牲，為實現三民主義理想而奮鬥。力社之下設有「革命青年同志會」、「革命軍人同志會」，後來兩會合併，簡稱「青會」，再下則為「中華復興社」簡稱「復興社」，一般人常稱之為「藍衣社」。「力社」和「青會」是領導革命的核心組織，屬於權力和決策的機構。復興社由力社和青會的同志負責領導，擔任對外活動。為實際推動工作，執行任務的基層組織。這個秘密的革命團體，在首都設總社，各省（市）設分社，各重要縣市設有支社，支社之下分編各種小組。另在各產職業部門，成立分支機構或黨團小組，以資適應。為了安全和保密的關係，同志間除了同一小組之外，幾乎沒有橫的聯繫，這好像是一個有機的巨人，「心之使臂，臂之使指」，運用自如，產生無比的力量。又好像是源頭活水，涓滴匯聚，終成江河。 蔣公對此組織，十分重視。他老人家曾在力社成立時訓示：「王陽明知行合一，與我 總理知難行易，祇要努力以行，力行公正，則中庸所謂，雖愚必明，雖柔必強，必可達到目的。」又對力社幹部提示：「孔子有言，好學近乎知，力行近乎仁，知恥近乎勇，知仁勇

三達德，而其本則在仁。好學、力行、知恥三條目，而其根則在力行。吾人今日知國恥之宜雪，各種學術之宜講，而最重之點，唯在力行。吾人之所以務必力行者，完全發乎良知，盡我天職，亦所謂仁心作用而已。勉之！莫自負仁心云。」這些切切明確的訓示，就成為力行社努力的準繩，也是當時青年革命運動的力源，以後各地同志之所以能够竭智盡忠，為實現三民主義而篤實踐履，力行不懈，正因為有此潛藏深蘊的源頭活水，為之灌溉，為之挹注，所以能在安內攘外，復興民族的事功上，有着卓越表現和績效。

復興社在閩的任務

李濟深、陳銘樞等，受中共蠱惑，稱兵叛亂時，復興社福建同志從事策反工作，使叛逆解體，曾經出力不少。閩變救平後，為了貫徹「攘外必先安內」的策略，青運工作，便在福建積極推展。民國廿五年，筆者奉命返閩，負責主持中華復興社福建分社。在我回閩之前，保安副處長蕭乾、憲兵第四團團長吉章簡，以及後來出任水警總隊長的李國典兄等，先已着手開展組織，其後因有專人負責，陣容更見堅強，省保安處長葉成、憲兵第四團長吳天鶴、福建省警官訓練所長胡國振、國民軍訓練處長楊華、水警總隊長李國典等，都兼任分社幹事。葉成兼任書記，筆者為實際執行分社工作的助理書記，專責辦理組訓、宣傳工作。最初復興社祇有同志數十人，後來組織不斷發展，同志人數迅速增加，於是先在福州建立支社，由胡國振、卓高煊、劉子兆主持。繼在廈

門、漳州各建立一支社，廈門支社由高峯、郭薰風主持，漳州支社由王秀南、陳達元、林春風、謝新周主持，其後又建立泉州、龍岩、建甌支社，分別由吳春晴、鍾國珍、韓文源主持，其時福建菁英、一時俊彥，無不以躬身此一革命行列為榮。

我們開展組織的另一路線，即以省內各大學院校及高中為重點，如廈門大學、協和大學、福建學院、福建師範、福州中學等著有聲譽的學府，都是我們吸收同志的主要對象。至於社會方面，則以各縣（市）社訓教官及保安幹部為基幹。更運用學生暑期集中軍訓及省屬各種短期訓練，如縣政人員訓練所、保安幹部訓練所、警官訓練所、社訓幹部訓練所，特種教育師資訓練班等，都派遣同志進入發展工作，由於點和面的綜合，組織的開展，有如陣蕃淵濶，匯成一股看不見的革命洪流。雖然組織并未遍及福建各縣，以人數言，力行社社員不到十人，青會會員不過四、五十人，復興社社員亦祇二百人左右，然而流域之廣，影響之大，却是無遠弗屆的。可知團結就是力量，而秘密的活動方式，又是使團結更緊密的主要因素。最難得的是所吸收的青年同志，盡都思想純正，刻苦耐勞，精誠團結，一心一德，擊破共黨陰謀，阻遏日本特務機關的活動，檢肅漢奸土匪，貪官污吏的罪行，並積極展開新生活運動，一時社會風氣，為之丕變。而同志們對於滌蕩邪惡，消雪國恥的工作，尤其不遺餘力，以赴事功，快意處却也有登車攬轡，澄清天下的豪情壯志。

壯志。

訓練青年三個重點

力行社有一本專供幹部同志秘密閱讀的書，名為「我們的訓練」，內分三編：第一編，是闡述我們的信念，從國內外局勢，論列宜如何擁護領袖，重振革命精神，安內攘外，復興民族。第二編，說明我們的活動，宜如何保守秘密，發展組織，運用組織，擴大宣傳。第三編，傳授特工的要領，使我們知道如何作好情報工作，我們分社、支社以及各小組組長，即本着書中的規定，進行各種訓練與活動，諸如小組長必須與同志密切聯繫，開好小組會議，每週或每兩週一次，以研討時事，檢討生活，分別工作報告和工作分配，形式非常機動活潑，在任何適當場所，都可開好會議，從不虛應故事，也不致與組織失去聯絡。對於組織中紀律的維護極為嚴謹，無論是誰，如有違反紀律的行為，不論親疏厚薄，必然依照規定予以懲處，絕不例外。當時省府有位秘書，保安處有位諜報股長，都因為違反紀律受到懲處，這種鐵的紀律，也是青運工作能够充分發揮功能的主要因素。遇有上級幹部臨時有重要提示，即行緊急集合，作某種應變的演習，即使是深夜、黎明、山頭、郊外，一樣準時報到，絕無遲誤。記得在民國二十五年九、十月間，上級負責人鄧文儀先生，來閩視察青運工作，因時間迫促，臨時通知緊急集合，那時全省同志，人數原不甚多，但精神奮發，除有任務不能分身者外，報到同志亦達九成以上，當時鄧先生對此甚表嘉許。為了保守秘密，各層組織均有代號，交通聯繫，

隱密迅速，穩妥有效。辦公處所非常秘密，緊張時期一日數遷，連自己同志，也不知道，然而聯繫從不中斷。我的寓所是平時對外聯絡的處所，為了便於對同志個別聯絡訓練，不論男女，白天晚上或星期日，特別歡迎常常到我的寓所來聚會，我夫婦把他們視同兄弟姐妹，他們也不把我夫婦當作外人，來去自如；經常是濟濟一堂，座無虛席。我們生活嚴謹、儉樸，在生動活潑中，有嚴肅的一面，在緊張嚴肅中，又有輕鬆親切的氣氛。同志間的感情，日益增進，革命的意識，在潛移默化中，不斷加強，這對工作的開展，大有裨益，對於福州的同志，我不但個個認識，而且還有相當的了解。對於不在同一地區工作的同志，我則保持「有信必同」的習慣，而且還是親自作覆，以加深彼此的了解。至於宣傳工作方面，我們除了利用演講或對話的機會之外，還辦了幾種報紙，如福州的「南方日報」、「福州青年」（後改為青年半月刊），晉江的「復興日報」，都是由同志所主持的，因為報導翔實，言論公正，內容既符合青年的需求，風格也不斷求新，故能在文字宣傳方面，發揮了極大的功效，擺脫了一般宣傳報章的窠臼，使廣大的羣眾，容易接受。現在居台的吳春晴、鍾國珍二兄都是主編新聞的好手。以後在福建青運的發展中，也給我很大的助益。

回憶幾次愛國活動

福建青運的發展，到了民國廿五年底，已經深入人心，廣及全省，正如浩瀚煙波，一望無垠

。這一年的十月卅一日是蔣公五十大壽，一篇情文並茂的「報國與思親」，不知感動了多少人，許多同志噙着眼淚，讀完全文，無不為領袖忠孝雙全的偉大人格所感化。國人發起獻機祝壽運動，福建青運同志立即熱烈響應，全力以赴。一方面是愛國熱忱的宣洩，一方面則是對領袖表達了最崇高的敬意。在同志們的策動下，獻金運動，遍及全省各地，省會福州情況尤為熱烈，那時候，一個人每月的伙食費祇需三、五銀圓，而捐獻的數字，高達數萬銀元，在這不算富庶的城市，誠屬不易。當獻金運動進行時，我和同志們在人潮中，繼續講、呼口號、唱祝壽歌之後，即以實際行動，表達虔誠的敬意，率先把手上的結婚紀念戒指，脫下投入獻金箱中，福州支社的主持人卓高煊同志，也同樣獻出他的結婚戒指，羣眾爆出一陣歡呼，隨後大家紛紛傾囊捐獻，在市場買菜的家庭主婦，獻出她們一家的菜錢，青年學生和兒童們，獻出他們的零用錢和糖菓錢，其他的人也都各盡所有的樂於捐獻，最令人難忘的，是一位老太太，兩手顛巍巍的捧着多年蓄積在瓦罐裏的養老錢，也都獻了出來，你看到過噙着眼淚的笑容嗎？那畫面，真是感人極了。當時我有一種體認，覺得能得到多少獻金，並不重要，而那份純摯真誠，擁護領袖的熱情，才是最可珍貴的，而這份熱情，也是以後全國軍民，追隨領袖，長期抗日的力源。在那時，全國上下便已確認必能獲得抗戰最後的勝利。

西安事變發生，蔣公蒙難消息，像晴天霹靂一般，帶來極大的震撼，一時人心惶惶，日夕焦

慮，當時我內心激憤已極，立即策動一次聲勢浩大的示威遊行，參加的份子，主要是省垣各級學校的青年學生，遊行前，先在南較場舉行大會，由楊鳴鐸、陳茂銓、陳祖勳等七位同學，擔任主席團，省府主席陳儀應邀致詞，事前陳主席爲治安問題曾面詢保安處葉成處長，葉處長即轉公安局李局長進德向我徵詢，並轉達陳主席的關懷，我當時告訴他，主席團中七位同學，五位是我們的同志，不會有問題的。示威遊行集合時，陳主席先到，坐在主席台上，擔任主席團的同學們，正陪着他，我和葉處長同車隨後趕到，台上擔任主席團的同學，先後下台向我報告大會進行的情形，陳儀主席驚奇的問：「你們到那裏去了？」

「答說：「去見戴先生。」陳又問：「是那一位戴先生？」答說：「是戴仲玉先生。」陳儀才知道策動這次萬人大遊行的人，竟是我這一廿多歲的青年。那次示威遊行很成功，在良好的秩序下進行着，激發了同胞對國家的忠愛，也表現了人民對革命領袖擁護的赤忱。

從西安事變到抗日

西安事變，由於蔣公偉大人格的感召，中央政府適切果決的措施，加上 蔣夫人的臨危不亂，親身赴險，終使張學良幡然改悟，於十二月廿五日恭送 蔣公返回南京，嘉訊播傳，福州各校的學生們，不約而集，由我帶領他們作了一次盛大的提燈遊行，歌聲、呼口號聲、歡呼聲，像萬馬奔騰的怒濤似的，此起彼落，充分表示了大家對 領袖的擁護，和愛國的真誠。西安事變可說

是一次最真實的人心測驗，難怪有人把這事，比做歐美的全民總投票。最有趣的是，福州市民受到學生們熱情的感染，家家燃放鞭炮，行人們也紛紛領獎購買鞭炮，邊走邊放，到後來遊行隊伍，越走越遠，最感人的是有一家鞭炮店的老闆，乾脆脫下門板，大開門戶，讓人自由進去拿鞭炮來放，一律免費奉送，這在莘莘爲利的商人來說，的確也是破天荒的事，而我的那件呢大衣，在事後才發現被鞭炮燒成了大小好幾十個洞。那天晚上，連省府陳主席，也在大門口觀看遊行的壯大行列，尤其令人欣慰的事，連青年黨重要人物之一的劉天子先生，也因爲受到青運高潮的激盪，體認到必須團結在復興民族的旗幟下，而在南方日報，刊出自動脫離青年黨的啓事。那時全省各縣的青年學生們，在接到我的電報後，紛紛舉行盛大的遊行，以示對領袖的竭誠擁戴。這次全省性的大遊行，反映了人心的趨向，顯示了羣衆潛力的偉大。而省政當局自此對我的工作，有了更多的認識，省府陳主席，囑咐綏署參謀長趙伯飛先生，來探詢我是否願意出任縣長，我因喜愛自己的工作，不願離開原有崗位，而婉言辭謝了。

西安事變後不久對日抗戰如火如荼的展開，全國各地，人心沸騰，一致奮起，福州的學運，也進入了高潮。我們爲了對付日本浪人、流氓的騷擾，積極準備應變策略，協助當局組訓、動員民衆，迎接戰鬥。同時強化革命領導中心，檢肅漢奸匪諜，對喪心病狂的漢奸份子，予以嚴厲制裁，並帶領青年，在敵人登陸後，上山下鄉打遊

擊，我的主張立即爲大家所接受，青年同志們誠摯樸實表現，使我永生難忘，到今天仍然不時的在腦中迴旋閃現。

三青團在福建工作

民國廿七年六月十六日，三民主義青年團在武漢成立，蔣中正自兼團長，發表「告全國青年書」明白指示青年團產生的意義，(一)爲求抗戰建國之成功；(二)爲求國民革命新的力量之集中；(三)爲求三民主義之具體實現。更說明青年團對國家所負之使命以及組織三民主義青年團的作用，並勉勵參加青年團的青年，必須：(一)積極參加戰時動員；(二)實施軍事訓練；(三)實施政治訓練；(四)促進文化建設；(五)推行勞動服務；(六)培養生活技能。

在 蔣公偉大的號召之下，福建青年不致後人。青年團福建支團於民國廿八年八月開始籌備，由福建省保安處長黃珍吾任籌備主任，支團部設於三元縣，抗戰勝利後，遷回福州。籌備期間，支團部幹事由中央選派，卅一年春，召開第一次全省代表大會，選舉幹事、監察若干人，互選黃珍吾爲幹事長，鄭貞文爲常務監察。三十五年春召開第二次全省代表大會，由於中央的付託和同志們的支持，我當選爲第二屆幹事長，鄭貞文聯常務監察。鄭當時的本職，是福建省政府教育廳長，我接任福建支團幹事長以後，一方面遵循中央團部指示，循序開展團務，同時依據實際的情況，在力求普遍與深入的原則下，積極發展組織，由學校到社會，由城市到鄉村，由

知識青年到農工青年。由點而線，由線而面，羈青年組織普遍到全省每一縣市、深入到每一基層。我們的工作方針，是以服務代領導，結合廣大青年，同為實踐三民主義而奮鬥。由於敵人奸險狡黠無孔不入，我們必須以組織對組織，嚴密部署人力，廣泛蒐集情報，深入到每一角落，粉碎敵偽奸匪的陰謀活動。進而以組織作樞機，遵照中央指示，積極輔導地方自治，促成民主憲政的實現。在同志們的努力之下，確能發揮組織的功能，創造可喜的績效。譬如創導知識青年從軍，福建省總共征集知識青年萬有餘人，分別編入二〇八、二〇九兩師。青年志士以實際的行動，表達對國家民族的忠誠。在實施地方自治期間，縣市議員、省參議員的選舉，支團部都多方輔導同志，參加競選，許多青年同志都以高票當選，使省縣參議會，增添了新血輪，充滿朝氣和幹勁。

處理學潮片言解紛

抗戰勝利後，使我記憶猶新，印象最為深刻的事，就是省立農學院、師範專校、省立福州高中、高商等校，發生幾次嚴重的學潮，在一種令人窒息的僵局下，醞釀着可怕的風暴，由於共謀滲透活動、造謠中傷，學生們愛國情殷，不免流於偏激，省府當局先由教育廳長，到校疏導無效，其後劉主席建緒、紳耆陳培錕先生等出面宣慰安撫，學生均不肯復課。我見情勢緊急，不得已親自出面排解，先和福州中學訓導主任石劍生、學生代表蔡明、農學院學生代表劉祖生、師專

學生代表林開瑞、李祥生等接談了解實況，然後到鬧風潮的學校，向學生們講話，我的真誠，終於平息了狂湧的學潮，學生們欣然復課，恢復秩序。化乖戾為祥和。這一件很令我感念而快慰的往事，使我對青運工作，更有興趣，更具信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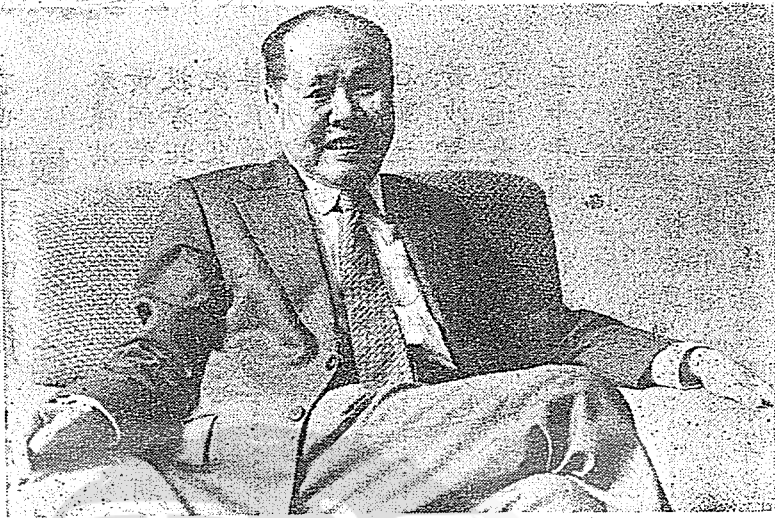
在訓練工作方面，除遵照指示舉辦團務幹部訓練班，遴選優秀青年，參加訓練，結業後，派充支團、分團基層幹部，並調分團幹事長、籌備主任及書記等，擔任輔導員一同受訓，以加強各級幹部之領導能力。中央團部及支團部，間亦利用暑期舉辦青年夏令營，交換工作經驗，增進相互了解。支團部更定期出版書刊多種，以供應青年精神食糧，為了擴大訓教工作，特創設福州私立樂羣中學，由團的優秀同志擔任校內行政人員和教師。循教育途徑，達成樂育英才的目的。樂羣中學由我自兼董事長，聘李景春同志任校長，開辦初期，頗具規模，惜因大局逆轉，未能獲得充分發展機會。

在宣傳服務方面，我們接辦了軍校同學發行的南方日報，南方日報和中央日報、正義日報鼎足而三，同為福建具有規模的大型日報，為了輔導青年就業升學特成立青年服務社，分支機構，遍佈全省衝要地區，那時交通不便，服務社特為青年們提供旅遊食宿服務。當年福建支團的工作同志，刻苦奮鬥，自助助人的故事，使我至今懷念不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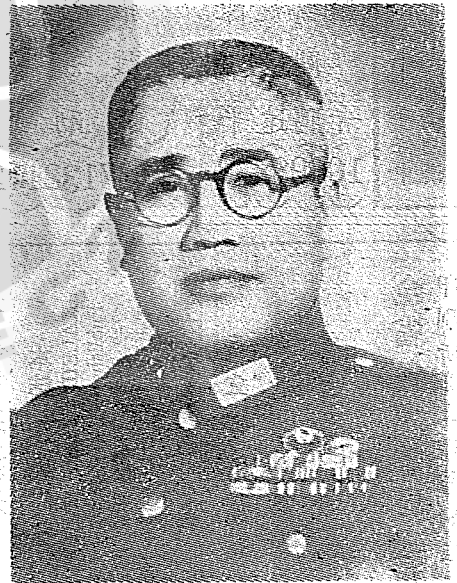
返鄉視察步行了解

以上是我從事福建青運工作的片段回憶，其中青年朋友對我的熱誠，更是令人感動。記得民國廿六年選舉制憲國大代表時，我原以自己年事尚輕，無意參加競選，我的老同學鍾國珍兄却多方鼓勵我勇於一試，並保證在武平縣，我最少可有二萬票（後來證實不止此數），由於他熱誠善意的鼓勵，我終於參加競選，由於青運會同志的支持及影響，在第七專員區八縣中我獲得最高的票數，其次依序是張福濱、蕭敬、康紹周、藍天照等，這次選舉的成功出乎我的意料之外，不僅給我很大的鼓勵，也使我對青運工作更有信心。民國三十五、六兩年，我曾先後兩度回到自己的家鄉——長汀，第一次是三十五年七月因巡視閩西的連城、清流、寧化、長汀、武平等縣青年團團務，整個行程都是步行，一面為了深入了解地方情況，一面也因離鄉已久，藉步行多看看家鄉父老兄弟，沿途所經之處，受到親切熱烈的歡迎，場面萬分感人。第二次是卅六年十月，我以國大代表候選人資格回籍參加競選，經由汀南的南陽、三洲、河田、蔡坊、策田等鄉抵達長汀縣城時，萬人空巷，歡迎人潮長達里許，人羣中有縉紳碩彥，有大專及中等學校同學，有不遠數十里山行，祇為前來一晤的鄉親，他們知道我要競選國大代表，無不熱烈支持，青年同志，故鄉親友的深情厚意，令我永難忘懷。回想當年從事青運工作時從不曾存有何政治目的，更不想獲得任何回報，然而他們所給我的鼓勵和支持，確實太多了。

福建省政府主席、「烟波浩瀚怒濤澎湃」
作者戴仲玉先生近影（文見十八頁）。



康澤將軍任第十五綏靖區司令官時的照相（文見一四一頁）。



抗日時期率軍遠征緬甸、擊敗日軍
。立功異域的廖耀湘將軍。
（參見一八頁才將軍文）。